

用灵魂打动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，同时又是西方人关于中国的一个幻想。

# 梅 兰 芳 的

MEI LANFANG DE YISHU YU QINGGAN  
艺术  
与  
情感

李伶伶 著

团结出版社

# 梅兰芳的 艺术与情感

MEILANFANG DE YISHU YU QINGGAN

李伶伶 著

团结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 / 李伶伶著. -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214-358-6

I. 梅… II. 李… III. 梅兰芳(1894~1961)—生平事迹  
IV. K258.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0720 号

---

**出版:**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**电话:** (010)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(发行部)

(010) 65228880 65244790 (总编室)

(010) 65244792 65126372 (编辑部)

**网址:** <http://www.tjpress.com>

**E-mail:** 123456@tjpress.com (出版社) 65228880@tjpress.com (投稿)

65133603@tjpress.com (购书) 65244790@tjpress.com (投诉)

**经销: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刷:** 三河东方印刷厂

**装订:** 三河新兴装订厂

---

**开本:** 170 × 230 毫米 1/16

**印张:** 18.25 1 印张插图

**字数:** 300 千字

**印数:** 8000

**版次:** 2008 年 3 月 第一版

**印次:** 2008 年 3 月 第一次印刷

---

**书号:** ISBN 978-7-80214-358-6/K·435

**定价:** 38.00 元 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联系)

## 前言

据20世纪80年代有关方面的调查统计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戏曲剧种大约三百四十种，而京剧是其中体系最完全，受众最广泛，对其他剧种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剧种。这个肇始于徽剧、经与汉剧结合并吸收了其他戏曲形式，于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才瓜熟蒂落的新剧种，只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，到民国初年至30年代末期，就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。

梅兰芳生也及时，恰逢其盛，并得以在前辈培育的沃土里茁壮成长，这是他的幸运；京剧遭遇梅兰芳，不停地被他精益求精，不断地被他推陈出新，而终至巅峰，这是京剧的幸运。

梅兰芳对京剧有两大贡献，一是在艺术上使它臻于完美；一是在影响上将它播向世界。对此，人们易看重前者而低估后者。有人就认为京剧走向海外，不过是让外国人看个热闹，惊叹一回奇异而已，他们既无法真正领略中国戏剧艺术的美妙，我们的京剧也就难以从中获益而得以发展，其实大不然。事实表明梅兰芳在国外的成功演出，不仅吸引了大批兴趣盎然的普通观众，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，从而引发了诸多关于中外戏剧比较的评论，也首次使京剧以世界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身份隆重进入研究视野，与世界其他戏剧表演体系一同进行分析和考察，其意义之深远难以估量。京剧的形成本来就是建立在对其他剧种的借鉴与融合的基础上，它的发展也不可能或离对其他剧种当然包括外国戏剧的借鉴与吸收。另外，经济落后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，彼此的了解总是悬殊很大——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微乎其微的背景下，京剧对外国观众所起的作用就被放大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通过京剧来看中国的。所以携京剧出国门，促进的也就不仅仅是戏剧艺术的国际交流了。

无论从梅兰芳对京剧的酷爱，对京剧艺术的执著追求，还是从他为京剧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来看，梅兰芳这个人实在是为京剧而生的，他的人生意义也委实在这里。

梅兰芳之所以成为京剧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，毋庸讳言，部分原因来自上苍的特别垂青。他早年识字与学戏的迟钝，不过是小孩子的一时不开窍而已，而非真的愚笨；他少年时期为亲友所着急的相貌，比如面少表情、眼睛无神等，其实正合了传统观念下良家妇女美的特征。温良的性格，柔静的外形，是天生的饰演女性的材料。

当然梅兰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，也来自他对艺术的思索领悟、求变创新与刻苦学习。他先天的聪慧既不比人差，后天的勤奋又超过别人，待欲不成功，岂可得乎？

梅兰芳还是一个“情商”极高的人。在那个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旁及闲人

恶霸均以看戏为主要娱乐的时代，在那个形形色色的人们对演员怀有各种暧昧乃至变态心理的社会，一个演员尤其是有了些名气后的角儿，所处环境岂止复杂，简直可以用“险恶”来形容。有的演员因为抵挡不住财色的诱惑而堕落了；有的懦弱于邪恶势力的逼迫而屈服了；有的则过于刚直缺少韧性而夭折了……结果同是一个，毁了自己的艺术前程。梅兰芳对各路神仙却能应付裕如，他从善如流，闻过则喜，好德而自洁，出污泥而不染，遇罡风则回避，遇挑衅则不应，不仅消解艺术之途的阻碍于无形，更吸引了诸多有志有识人士聚集周围，乐意为他献计献策，雕凿艺术，共谋京剧的辉煌。

抗战对于梅兰芳是个特殊的关口。日寇因为对他存利用之心，变换各种手法，怀柔与威吓并施，只是为了迫其就范。而他却沉着机智，以一个艺术家特有的方式与敌周旋，直至不惜自伤拒敌；铁蹄下的人们，往往不耐饥寒而重操旧业，梅兰芳却不以生计作借口，坚决息演，宁愿忍痛看着自己的艺术生命一天天流失也不改初衷。

金无足赤，梅兰芳当然未必是一个完人，但是他的艺术很完美，他的为人很完美，他的性格很完美，他的生活很完美，所以，他的人生是完美的。

# 目 录

## 前言/1

## 艺术篇

### 第一章 京剧，绚烂的声色盛宴/3

#### 一、懵懂的学艺年代/3

上海滩的“新人”/3

气跑了老师/8

搭班“喜连成”/11

师承名师/14

初尝“红”滋味/19

#### 二、新一代的“伶界大王”/23

小“探花”的崛起/23

机智应对谭鑫培的“刁难”/26

红遍大上海/30

被各戏班争抢/37

“梅派”新戏/43

1.改良京剧的源起/43

2.第一部新戏《孽海波澜》/47

3.时装新戏/49

4.古装新戏/56

5.经典的《霸王别姬》/61

6.又一批古装新戏/64

7.最后的《穆桂英挂帅》/68

关于“四大名旦”/70

1.“四大名旦”称谓的来历/71

2.一次有关“四大名旦”的征文/75

3.盛大的杜家堂会/83

4.“四大名旦”合作灌片/86

#### 三、一个京剧文化的使者/90

三赴日本/90

1.岛国处处有“梅舞”/90

2.“一副翡翠扣子”的故事/92

3.被特务策反/94

赴港演出/98

“梅宅”成了外交场所/102

远渡重洋赴美国/105

1.冒着破产的危险/105

2.细致而全面的准备/107

3.首场演出“看不懂”/109

4.梅兰花盛开/111

5.戴上博士帽/116

四赴苏联/118

1.拒不踏上伪“满洲国”土

地/118

2. 和电影明星胡蝶同船/121

3. 斯大林亲临戏院/123

4. 三大戏剧理论体系/124

与新加坡的不了缘/126

#### 四、抗战中的蓄须明志/128

抗战大戏《抗金兵》和《生死恨》/128

退避香港/131

和日伪斗智斗勇/134

宁饿死不失节/140

#### 五、京剧理论总结/142

创办“国剧学会”/142

著书立说/148

#### 六、经历的“风波”/151

《风还巢》“禁演”风波/151

巡回演出中的长沙风波/152

“移步不换形”风波/153

“入党”风波/156

#### 第二章 昆曲，庙堂之上的典雅/159

##### 一、身体力行救昆曲/159

昆曲沦为“车前子”/159

和俞振飞相识相交/162

##### 二、重返舞台演昆曲/164

复出前的准备/164

又唱昆曲/166

#### 第三章 电影，水样流动的影像/169

第一次拍电影/169

集中拍了五部戏/171

首次拍摄有声电影/172

中、美艺术家合拍电影片段/172

伟大的爱森斯坦拍摄的伟大的梅兰芳/174

首次拍摄彩色影片/177

尝试全景电影/179

拍摄《梅兰芳的舞台艺术》/180

最后一部《游园惊梦》/181

#### 第四章 绘画，世象的浓墨重彩/183

牵牛花开了/183

一幅着色红梅图/185

画花画佛画美人/187

卖画为生/191

### 情感篇

#### 第一章 亲情，心灵的温暖属地/197

一封来自家乡的信/197

祖父“胖巧玲”/200

早逝的父亲和母亲/204

替伯父剪辫子/205

梅家有子初长成/208

#### 第二章 爱情，余情还绕的牵手/214

发妻王明华/214

和刘喜奎短暂的爱恋/215

相伴一生的福芝芳/218

扑朔迷离的梅孟之恋/219

#### 第三章 友情，清澈的君子之交/227

梅、杨、余“三大贤”/227

谭鑫培，梅兰芳称“爷爷”/231

一对黄金组合/236

张謇：“梅欧阁”的创始人/239

与齐白石，一段尊师佳话/243

为泰戈尔演《洛神》/245

梅兰芳和胡适：两个博士的交  
谊/249

与卓别林大师的聚首/258

“不速之客”丰子恺/260

关清源：“围棋天才少年”/263

周恩来说，“愿意到哪里就到哪  
里”/264

#### 第四章 师生情，桃李的无尽芬芳/268

与程砚秋：亦师亦友亦对手/268

哭悼爱徒李世芳/277

两个女弟子/283

艺术篇





# 第一章 京剧，绚烂的声色盛宴

## 一、 懵懂的学艺年代

### 上海滩的“新人”

1913年，上海。

这年，梅兰芳19岁，第一次离开土生土长的北京，南下上海。

很难说梅兰芳是在哪年成的名。他不是凭借某一部戏而一夜成名。他的成名完全是循序渐进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因为如此，如果非要论及他成名的具体时间，便有了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是1921年，他在这一年，和“国剧宗师”杨小楼创演了至今流传不衰的《霸王别姬》；更有人说是1927年，他在这一年，因北京《顺天时报》的一次“新剧夺魁投票活动”而成为“四大名旦”之首；更有人说是1913年，他因首赴上海演出成功，获得“寰球第一青衣”的美誉。

其实，说1913年是梅兰芳的成名年，并不确切。准确地说，这年对于梅兰芳来说，有着特别非凡的意义。

京剧早在1867年便进入了上海，随着上海日渐成为远东大都市，京津两地的京剧演员更加频繁南下，上海实际上成为南方京剧艺术中心。京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，又不能不与社会发生联系，而与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之点，便是外出巡回演出。京城有许多京剧演员都认为仅仅在北京走红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红，必须去上海。另外一个原因是赴沪演出的经

济收入可以比平时的日常演出翻几番，不仅“接、送、吃、住”由上海方面全包，包银也非常可观。因而，出名的、未出名的京城演员都对赴沪演出充满向往。

梅兰芳于1913年秋首次跨出北京城赴上海演出前，在京城舞台上其实已经小有名气，但上海人对他却一无所知。

对于被上海“丹桂第一台”老板许少卿的邀请，梅兰芳的心情有些复杂。

首先，尽管他已经是京城各戏园争抢的角儿了，但在许少卿看来，能否靠他卖座还是个未知数。许少卿是个精明的商人，这次他主要邀请的是著名须生王凤卿，梅兰芳只是作为“陪衬”。因此，此次赴沪，挂“头牌”的是王凤卿，梅兰芳只是“二牌”，连包银都是王凤卿为三千二，梅兰芳却只有一千八，其中四百元还是王凤卿竭力争取来的。

当时，王凤卿认为许少卿给梅兰芳的包银太少，要求再加400元。许少卿以为梅兰芳不过是个“二牌”而已，按照行话说，只是为王凤卿“挎刀”的，便不太愿意在无名小卒身上多下本钱，但他又不能得罪王凤卿，所以有些为难。王凤卿见状便有些不高兴，觉得许少卿太小气，他故意说：“你如果舍不得出到这个价钱，那就在我的包银里面，匀给他400元。”

许少卿一听王凤卿这么说，不免有些难为情，连忙说：“这怎么行？哪能减您的包银。”于是，他同意加梅兰芳400元。

这个时候，钱对于梅兰芳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，梅家一家大小的生活重担全靠他一个人。因此，他对王凤卿为他多争取了400元包银充满感激。不过，许少卿的态度，多少让他有自尊受到伤害的感觉。

其次，他自知在京城舞台驰骋这许多年，对戏迷的欣赏口味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，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而对上海观众，他却毫不知底细。贸然前往，观众不买他的账怎么办？如果第一次去没有留给上海观众好印象，以后再想挽回恐怕就很难了。也就是说，此行似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哪怕不成功至少也不能失败。但是，这又是个展示自己技艺的绝佳机会，又岂能放弃？这样一来，梅兰芳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

正式演出前几天，上海金融界大亨杨荫荪托人来找王凤卿。来人与王凤卿是老相识，故友重逢自然欣喜万分，闲聊了一些家常，问人才说明来意。原来杨荫荪即将结婚，看见《申报》的广告，知道王凤卿、梅兰芳已经到了上海，便想请他们在他结婚当日去他家唱一场“堂会”，点名要唱《武家坡》。王凤卿一时有些为难，他担心许少卿不同意，但经不住老友的一再鼓噪，便答应了下来。果然，许少卿闻讯后反应激烈，他坚决不同意他们在正式演出前去杨家唱堂会，他的理由是万一他们在堂会上唱砸了，弄坏了名声，势必影响到戏馆的营业。

王凤卿好说歹说，许少卿就是不松口，而王凤卿认为既已答应了杨家那是一定要去

的，否则岂不失信于人。一边坚决要去，一边坚决不放，双方一时僵持不下，眼见就要闹崩了。杨家得知情况下再派人来找许少卿，表示：“假如他们在堂会上唱砸了，而影响到戏馆的生意，杨家愿意想办法补救。”

许少卿气呼呼地反问：“你们能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我们可以请工商界、金融界的朋友联合包场一个星期，保证你不会亏本。”见许少卿还在犹豫，说客又补充说：“这次堂会，我们就用‘丹桂第一台’的班底，这样也可以保证演出不至于出问题，怎么样？”

许少卿掂量后勉强同意了。

问题总算得以解决，但这件事却使梅兰芳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他的心里颇不是滋味，更加断定许少卿对他是没有信心的。王凤卿在艺术上已经有了声誉与地位，许少卿还不至于怀疑王凤卿的能力，而自己在上海人眼里只是个新人，许少卿自然吃不准他的艺术功底。同时梅兰芳还有另外的担心，如果许少卿的确不幸而言中，他们唱砸了，那么他从此在上海销声匿迹，永无出头机会，他的舞台生涯还没有开始便将提早夭折。

这些想法固然有梅兰芳太过多虑的成分，但客观上却使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让许少卿对他刮目相看。

决心是下了，而担心却并没有离他而去，这一晚，他睡得很不踏实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对刚起床的王凤卿说：“今儿晚上是我们跟上海观众第一次相见，应该聚精会神地把这出戏唱好了，让一般公正的听众们来评价，也可以让藐视我们的戏馆老板知道我们的玩意儿。”

话虽说是说给王凤卿听的，实际上是他在给自己打气。王凤卿早已看透了梅兰芳内心的紧张，他笑着安慰道：“没错儿，老弟，不用害怕，也不要矜持，一定可以成功的。”

堂会地点并没有设在杨家，而是在张园。梅兰芳、王凤卿来到张园时，张园已热闹非凡，被邀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非常多，他们向主人道了贺，主人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酒席。酒足饭饱后，他们来到后台准备出台。在与许少卿交涉中，杨家已经了解到王凤卿、梅兰芳为不失信于他们而与许少卿发生争执的事，对他们深表谢意，决定将他们的戏码列在最后一出，而且还利用各种形式向亲友宾客替他们做宣传，这使他们的戏备受瞩目。

《武家坡》这出戏，梅兰芳在北京演过多次，与王凤卿合作也有不少次了，所以他并不怵这出戏。等台帘一掀，他更加沉着了，早已忘了许少卿的担心，也忘了他昨晚失眠内心紧张这码子事了。当他的一个亮相而赢来满堂彩时，他全身心地进入了情境。接下来，他无论是唱那段西皮慢板，还是在做工身段方面始终博得观众的阵阵叫好声。显然，台下的观众十分注意这位来自北京的第一青衣兼花旦。当晚的演出是很成功的，整出戏始终有喝彩声叫好声相伴，虽然这是小范围的演出，观众也是极有限的一部分，但这次成功的演

出坚定了梅兰芳的信心，为他后来在戏馆里的演出成功打下了基础。

在紧张、担心、焦虑、自尊心受伤等等复杂的心理状态下，梅兰芳在上海的头几天演出，几乎是在屏气凝神下完成的，不出错是他那几天的唯一追求。

那时演员新到一个演出地点，最初3天所演出的剧目被称为“打泡戏”（又称“打炮戏”）。“打泡戏”成功与否，直接影响到这个演员日后在当地的演出成绩。开头要开得好，要给观众一个好印象，所以，一般演员都非常重视“打泡戏”，梅兰芳自然也不例外。按《申报》事先预告，梅兰芳头3天的“打泡戏”分别是《彩楼配》《玉堂春》和《武家坡》。

11月4日，对普通上海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平常的日子，而对梅兰芳来说意义十分重大，这是他第一次登上上海舞台的日子，更是他红遍上海的起点。当然，他自己并没有想得那么远、那么深，他只是要求尽心尽力唱好每一场。

这天傍晚，他和王凤卿以及琴师茹莱卿、胡琴田宝林、鼓手杭子和走进丹桂第一台的后台，管事为他们一一介绍了‘丹桂第一台’的基本演员：武生盖叫天、杨瑞亭、张德俊；老生小杨月楼、八岁红（刘汉臣）；花脸刘寿峰、郎德山、冯志奎；小生朱素云、陈嘉祥；花旦粉菊花（高秋蟾）、月月红。介绍完，梅兰芳在心里感叹：“难怪许老板从北京只请了凤二爷和我两个人，原来‘丹桂第一台’是人才萃聚之地，可以说是人才济济，应有尽有啊。”

接着，后台管事将梅兰芳领到楼上一间化妆间，而王凤卿则在后台账桌上扮戏（即化妆）。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账桌，它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那时候，几乎每个戏馆后台都有这么一张账桌，账桌上往往摆放着戏圭（即水牌，用以公布戏码的器具）和戏簿（即戏班演出的备忘录），有时戏圭旁还有牙笏（用以公布处分、通知演出事项等的器具），这几样东西是戏班里的重要物件。

就因为账桌很重要，所以不是一般演员都能在账桌前扮戏的，在生行演员占舞台统治地位时，只有老生、武生等生行演员可以坐在账桌前扮戏，而且旦行等其他行演员是没有资格的，后来又形成了凡是挂头牌的名角才可以坐在账桌前扮戏的习惯。王凤卿本是老生演员，而且这次赴沪挂的又是头牌，所以自然是可以坐在账桌前扮戏的。显然，这个时候的梅兰芳，还没有这个资格。

梅兰芳的戏码被排在倒数第二，在北京这被称为“压轴戏”，而在上海这被称为“压台戏”。上海的“压台戏”相当于北京的“大轴戏”，因为上海的演出习惯，一般是最后一出戏被称为“送客戏”。

戏码排的较后，梅兰芳估计约到10点才能出场，8点半时，他开始扮戏。他一边不急不忙地扮着，一边竖着耳朵听前台一出紧一出的戏。当快轮到他上场时，他这才感觉到自己其实是很紧张的。前几日的堂会唱得还算成功，不过唱堂会毕竟不能算正规演出，这次

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登上上海的舞台，第一次与陌生的上海观众见面，他们该如何看待自己、如何品评自己呢？虽然他的心里有些忐忑，但因为他的性格一向很平和很沉着，不急躁不浮躁，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从外表上看，他胸有成竹。

时间一点点临近，管事在催了。他深吸几口气，又自我安慰道：“《彩楼配》我唱过好多回了，已经很熟了，从来没有出过错的，怕什么呢？”这么一想，他更加平静了。这时，场上小锣响起，检场的已经掀开了台帘，梅兰芳明白此时已容不得自己多想了，他平复了一下心情，这才急步走上场去。

演出效果很好，上海观众一下子就迷上了这个来自京城的年轻旦角，他们喜欢他的扮相，认为美不可言；他们欣赏他的唱，一看便知基本功扎实，因而也就毫不吝惜自己的掌声和喝彩。3天的“打泡戏”，不仅很顺利，而且很成功。

眼见票房一路高歌猛进，许少卿的态度也大为改变，由对王凤卿的巴结奉承对梅兰芳的不冷不热转而对梅兰芳大加恭维，直夸梅兰芳是“福星”。3天“打泡戏”后的那天晚上，许少卿设宴款待王、梅二人。酒座上，许少卿忙不迭地为他俩添酒加菜。梅兰芳面前的小盘子里的菜堆得小山一般高，许少卿还在一个劲地往里夹菜，还连声：“台上辛苦了，今晚应该舒舒服服地吃顿消夜了。”

接着，他又说了一大堆夸赞他俩技艺的溢美之词。梅兰芳很清醒地意识到许少卿不过是看在钱的分上，恭维他们而已。吃得差不多时，许少卿激动地对他俩说：“你们知道这几天的卖座成绩吗？”不等他俩回答，他接着说：“真是好得不能再好，有许多大公馆和客帮公司都已经订了长座了。”

王凤卿插嘴道：“许老板这回岂不是生意兴隆了吗？难怪许老板这么高兴。”

许少卿嘿嘿笑着，说：“托两位老板的福。”说完，他举着一小杯白兰地冲梅兰芳说：“外面都传这位新来的角儿，能唱能做，有扮相，有嗓子，没有挑剔。”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这次梅兰芳的作用功劳是最大的，人们也都是冲着这位新来的角儿而上戏馆的。

梅兰芳只是笑笑，没有作声。

许少卿又说：“没啥话头，我的运气来了，要靠你们的福，过一个舒服年。”

看许少卿几乎是得意忘形的样子，王凤卿禁不住想起前几日他死活不让他们去杨家唱堂会一事，便故意问他：

“许老板，我们没有给你唱砸了吧？”

许少卿也是聪明之人，他一听说便明白王凤卿所指，陪着笑脸解释说：“哪里的话，你们的玩意儿我早就知道是好的，不过我们开戏馆的银东，花了这些钱，辛辛苦苦从北京邀来的名角儿，如果先在别处露了脸，恐怕大家看见过就不新鲜了，这是开戏馆的一种噱头，我这次邀你们来还有别人的股子，不要让他们说闲话，也有我的不得已的苦衷，

其实真金不怕火炼，你们的玩意儿，我太知道了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千里迢迢从北京把你们邀来呢？”

话是这么说，其实，许少卿对梅兰芳并不十分了解。这个年轻的旦角儿，家世背景、学艺经历、成长过程、艺术功底、爱好专长等，是怎样的呢？许少卿产生了一探究竟的强烈愿望。

## 气跑了老师

如今，人们提起梅兰芳，喜欢用“天才”这个词，甚至有人说，他生来就是唱京剧的，他就是为京剧而生。其实，他初学戏时与在私塾学文化一样，并没有表现出超过同辈的机敏和灵气，相反倒是显得有些木讷，有些“迟钝”，以至于使包括家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很失望。

照常人看来，梅兰芳少时的相貌不乏可爱，一张胖嘟嘟的脸，细长的眼睛，厚厚的嘴唇，宽阔的脑门。可是照演员的标准来看，条件就不大好了。戏曲界前辈艺人说要想成为一个好演员，必须具备六个条件，即“相貌好”、“嗓子好”、“身材好”、“会唱”、“会做表情”、“会做动作”，前三个是先天条件，后三个得靠后天培养。梅兰芳小时候，从外表上看，似乎不够聪明伶俐，关键是他的视力不良，加上眼皮老是垂着遮挡了瞳仁，总不能对人正视；他见了生人又不爱说话，面部表情便显得有些木讷。因此，他的大姑母曾经又爱又恨地用八个字概括他是“言不出众，貌不惊人”。

梅兰芳1894年10月22日出生在北京李铁拐斜街的梅姓梨园世家。出生时，他和一般的婴儿并无区别，不过，哭声很响亮，很高亢。家人很欣慰地说：“又是一个唱戏的。”于是，尽管他言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戏还是要学的。

第一个被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请到家里来为梅兰芳开蒙的，是著名小生演员朱素云的哥哥朱小霞。那时，梅兰芳8岁。这年，清政府同包括俄、英、美、日、德、法、意、奥、西、比、荷在内的11个国家签订了不平等的《辛丑条约》。当时京剧演员的培养方式除入科班学艺外，还有拜师做手把手徒弟，请教师在家中授艺和票友学艺等几种形式。梅雨田为梅兰芳选择的是“请教师在家授艺”的方式。

朱小霞、朱素云、朱小芬、朱幼芬兄弟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弟子、“云和堂”班主朱霞芬的儿子，均子承父业，数朱素云成就最突出。和梅兰芳同时受教于朱小霞的，还有朱幼芬，以及梅兰芳姑母的儿子王蕙芳。也就是说，梅兰芳、王蕙芳表兄弟是一块儿学的戏。但是，有些木讷的梅兰芳学戏较慢，往往王蕙芳一遍就能学会，他要学几遍，时时还要向蕙芳请教。

有王蕙芳的聪慧机灵作对照，梅兰芳在师傅朱小霞的眼里就成了“扶不起的阿斗”，

因此对梅兰芳也就少了耐心多了粗暴。他教《三娘教子》开头的四句老腔，梅兰芳学了几个小时仍然不能上口，一怒之下，对梅兰芳斥一句“祖师爷没给你饭吃”，就拂袖而去，罢教！

谁也不知道性格内向的梅兰芳，当时自尊心会受到怎样的伤害。当他望着师傅气哼哼的背影，不知心中会有多少委屈多少懊恼，想到又要叫祖母、伯父、母亲叹息，他的头也许会深深地低下去。其实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此时的他犹如一颗安卧在土壤里的不起眼的种子，只是在等待着阳光雨露。

梅兰芳的姑母十分疼爱兰芳这梅家唯一的独苗，不仅一再叮嘱儿子王蕙芳要照顾梅兰芳，在为王蕙芳添置戏衣时也不忘也给梅兰芳准备同样一份，更在为王蕙芳另请师傅教戏时，也让梅兰芳跟着一起学。有些苦恼又有些自卑的梅兰芳，就这样被拖曳着一路跌跌撞撞地入了戏曲之门。

许多年以后，梅兰芳成就大名。一次他在后台遇见了当初被他气跑的老师朱小霞。朱小霞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！”

梅兰芳却笑着说：“您快别说了，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，要不是挨您这一顿骂，我还不懂得发奋苦学呢！”

真正开掘梅兰芳潜力的是吴菱仙。换句话说，吴菱仙是梅兰芳真正意义上的开蒙老师。“开蒙老师”是演员跟着学艺的第一个老师，他负责传授唱、念、身段等京剧艺术的基本功，为学生今后的艺术生涯奠定基础。演员的基本功是否扎实与开蒙老师的传授大有关。

吴菱仙是著名的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时小福的弟子，当时他已年逾五十，较之血气方刚的朱小霞自然要多些耐心，加上他曾经受过梅巧玲的恩惠，急欲好生教导梅家后代以报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以他年过半百的人生阅历以及教戏经验，以为单从遗传学的角度，就可断定兰芳并非一块不可雕的朽木，因而他对兰芳倾注了比别人更多的心血。

那么，梅兰芳如何得以投奔吴菱仙门下的呢？朱家兄弟中的朱小芬是梅兰芳的堂姐夫。吴菱仙起初是朱小芬请到家里为弟弟朱幼芬和表弟王蕙芳开蒙的，梅家得知后，便将梅兰芳也送到朱家借学。

吴菱仙心地极为善良，他不顾年老体弱，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三个小徒弟到中山公园等空旷地带遛弯儿喊嗓，一练就是两个多小时，练完后，他再带他们回到朱家，吃过早饭便开始教戏。吴菱仙教学步骤是先教唱词，待学生将唱词背得滚瓜烂熟后，他再教唱腔。为了让三个孩子便于接受，他在教唱腔时，总是先讲戏的剧情故事，再解释唱词含义，三个孩子理解了唱词，学起唱腔来就容易多了。

吴菱仙虽说是旧时代的先生，但却深谙儿童心理学，他知道孩子坐不住，便常变换教